

二陸贈答詩中の東南士族

孫, 明君

九州大学招聘外国人教師, 清華大学教授 : 中国古典文学

<https://doi.org/10.15017/13183>

出版情報 : 中国文学論集. 36, pp.16-26, 2007-12-25. 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二陸贈答詩中的東南士族

孫 明 君

【內容提要】從群體的角度看，二陸詩歌中主要的贈答對象是東南士族。以二陸為代表的東南士族群體贈答詩表現了生活在北方社會中的東南士族群體的南人意識和土族意識，以及他們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他們既有建功立業，克振家聲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歸故土的渴望；這個群體之間具有親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階級」情誼。和鄴下文人集團的贈答詩一樣，二陸與東南士族贈答詩具有獨特的詩史價值。

【關鍵字】東南士族 南人意識 土族意識 贈答詩

據金濤聲點校的《陸機集》，陸機現存贈答詩35首。據黃葵點校的《陸雲集》，陸雲現存贈答詩22首。檢視此57首詩，我們發現：贈答詩在陸機陸雲的詩歌創作中佔有重要位置。如果說陸機的詩歌是以擬作與贈答並重，那麼陸雲的詩歌則是以贈答為中心。二陸贈答詩中涉及最多的是當時社會上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東南士族。陸機贈答詩中對象為東南士人的占24首。陸雲詩歌中贈答的對象為東南士人的占20首。^①上述贈答詩所涉及的人物不是普通的東南士人，而是東南地區的世胄高門。東吳地區影響最大的有四大家族，《世說新語·賞譽》曰：「吳四姓舊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陸機，陸雲，陸士光，顧彥先，顧秘，張士然等即是來自四大家族的子弟。顧令文，顧處微，顧秀才，張仲膺是否也屬於四大家族子弟尚有待考訂，但從詩中可以看出他們和夏少明，鄭曼季，孫顯世一樣皆出自門閥士族之家。

近些年來，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新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例如日本學者佐藤利行先生對以陸機為中心的「南人集團」的成員，活動，在詩壇上的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臺灣學者梅家玲先生將二陸贈答詩分

為兄弟間互為贈答，與長官友僚間的贈答，代作贈答三類加以析論，討論了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等問題；王曉衛先生提出西晉贈答詩中存在東吳遺少，二十四友等不同的文化群體。但是，迄今為止，關於二陸與東南士族贈答詩的研究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還沒有出現探討這個問題的專題論文。有鑒於此，本文擬在前修時賢研究的基礎之上，嘗試透過二陸贈答詩去探究西晉時期北方社會中的東南士族群體的南人意識和士族意識，羈旅仕宦中的矛盾心態以及體現這個群體之間情同手足，相濡以沫的「階級」情誼。

—

西晉時代不僅存在著南北士人之間的衝突，同時也存在著士庶之間的矛盾。《晉書·顧榮傳》曰：「(馮)熊謂問長史葛旗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然之，白問，以為中書侍郎。《晉書·陶侃傳》曰：「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這兩段對話透露出當時北方官場上的兩大通例：一是親北人疏南人，南人在北方的不利處境難以「平海內之心」；二是在南人當重「望士」，輕庶士，是否出身於門閥士族是選拔官員的一個重要條件。

活躍在洛陽政壇上和文學界的東南士族是一個另類的群體。南人意識和士族意識更明顯地體現在這個群體成員的身上。以陸機為例，他的《羽扇賦》寫楚襄王時，北方諸侯笑襄王君臣皆操白鶴之羽扇，經過宋玉的一番言說，「襄王仰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陸機《答賈謐詩十一首》其四云：「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嶽立。」當此之時，作為南人的陸機是理直氣壯的，但有時他又顯得底氣不足，他在《贈馮文龍遷斥丘令詩八首》其三云：「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在《詣吳王表》中云：「臣本吳人，請居海隅。」在《謝平原內史表》中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遭國顛沛，無節可紀。」無論是倨是恭，他都自覺意識到了自己的南人身份。同時，他念念不忘自己的高貴血統。據《晉書·張華傳》載：「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由於自己門第的高華以至於看不起北方的士族人物，那麼他對南方門第低下者的態度就可

想而知了。(世說新語·賞譽) 注引(文士傳) 曰：「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晉書·吾彥傳) 曰：「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身寒微，有文武才幹。……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從此可以看出在南人之間也有士族與庶人的矛盾。陸機的傲慢與偏見根深而蒂固，以至於他把賦看作「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文賦》) 的工具。

二陸贈答詩中反復出現兩組詞語，一組是「南」，「南國」，「南金」等，另一組是「鴻族」，「世族」，「洪族」等。例如：「齊薑明哲，在彼鴻族。……翻飛名都，宰物于南。」(陸機《贈顧令文為宜春令詩五首》)，「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陸機《與弟清河雲詩十首》)，「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卞和南金，終始一色。」(陸雲《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藹藹洪族，天祿攸蕃。」(陸雲《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伊我世族，太極降精。」(陸雲《答兄平原詩》)，「振振孫子，洪族之紀。」(陸雲《答孫顯世詩》)……

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具有戰鬥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故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完全操在地方豪族之手。」西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吳國滅亡，全國一統，東吳士族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陸機的《與弟清河雲詩十首》及陸雲的《答兄平原詩》是兩篇描寫國破家亡的悲慘遭遇的「家族的詩史」，陸機詩其一寫自己的兩個哥哥在戰爭中陣亡殉國，詩云：「篤生二昆，克明克俊。……煙燼芳素，網繆江滸。昊天不吊，胡寧棄予。」其四寫吳國的敗亡和自己愧對祖宗的心情，詩云：「顛踣西夏，收跡舊京。俯慚堂構，仰愴先靈。孰云忍媿，寄之我情。」其九寫家族的昔日的興盛和今日的殘破凋零，詩云：「昔我斯逝，兄弟孔備。今予來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陸雲在《答兄平原詩》中哭訴道：「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家哲永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頽庸。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當代學者多認為此二詩完成于太康二年，是有道理的，在太康之後的北方地區，無論是東南士族詩人之間，還是二陸兄弟之間，他們都對平吳戰爭中所受的創傷諱莫如深，再也看不到這樣飽含血淚的控訴了。或許隨著時光的流逝悲傷已經淡化，身為晉朝官吏的他們已經忘記了過去；或許是礙于現實，他們只能把傷痛深深地隱藏在心底，

即使是面對東南土族成員也不敢吐露。

平吳之初，並不是所有的東南土族都願意與晉朝合作。《世說新語·賞譽》曰：「有問秀才：『吳舊姓如何？』」條目中提及了六大家族的七位精英人物，其中只有陸機兄弟和顧榮二人在太康末年走進了北方地區。《晉書·顧榮傳》曰：「吳平，（顧榮）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在他們的帶動下，有一些土族子弟陸續北上求仕。《晉書·薛兼傳》曰：「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但是，「南金」們並沒有受到預想的歡迎，他們求取功業的道路並不順暢。《晉書·賀循傳》中記載了作為著作郎的陸機的呼籲：「賀循等人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党愚智所為恨恨。……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

生活在北方的他們時常處於孤獨當中，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一首。其一云：「淒風迺時序，苦雨遂成霖。……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托聲與音。音聲日夜闕，何用慰吾心。」陸機《贈顧彥先詩》云：「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驅，哀聲應苦言。」從《世說新語》《晉書》等史料中我們會讀到東南土族成員在北方受到了何等的冷落，刁難和欺辱，難怪他們會產生如此深重的孤獨感。奔波在仕宦道路上的東南土族們，處境尷尬，進退維谷，備受艱難。陸機《答張士然詩》云：「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陸機《贈弟士龍詩》云：「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陸雲《贈顧彥先》其二云：「冬違邦族，風霜是處。嗟彼獨宿，誰與晤語。飄飄艱辛，非禹孰舉。言念君子，悵惟心楚。」其五云：「之子於邁，夙夜京畿。王事多難，仲焉徘徊。」有些時候，他們無法忍受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幾乎痛不欲生。《晉書·顧榮傳》曰：「（顧榮）與州裏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他們的處境，他們的心態皆與其南人意識與土族意識息息相關。二陸與東南土族贈答詩是這個群體南人意識與土族意識的忠實紀錄，生動地再現了他們在洛陽政權中的尷尬處境。

東南士族們在尷尬的處境中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擇，他們當中有張翰式的曠達，有顧榮式的沉醉，也有陸機陸雲兄弟式的「翻飛」不已。張翰屬於吳郡張氏子弟，以放達而出名，《晉書·張翰傳》曰：「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其《贈張弋陽詩七首》也印證著他的任心自適之情。顧榮選擇了沉醉，《晉書·顧榮傳》曰：「（顧榮）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

在沉醉與曠達的背後，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未嘗沒有「翻飛」與高樓的矛盾。《晉書·張翰傳》載：張翰當年遇見會稽賀循赴命入洛，「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彼時他並不是一時興起，顯然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可見，仕晉與隱逸，在張翰心中不是沒有矛盾，只是在經過了一段親身體驗，對現實絕望之後，他纔放棄了仕宦之想。至於顧榮，他的內心一直處在重重矛盾中。《晉書·張翰傳》云：「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看來他也有隱居山林的嚮往，沉醉酒鄉乃是不得已而爲之。當惠帝西遷長安之後，他拒絕了散騎常侍一職，也像張翰一樣回歸吳地。但在吳地的顧榮並沒有逍遙林泉，忘記塵世。永興二年（三〇五），顧榮暗中聯合周玘，甘卓，平定了陳敏之亂；永嘉元年（三〇七），司馬睿移鎮建業，爲了籠絡江南士族，任命顧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時常向他諮詢軍國大計。如果没有他和紀瞻，賀循，薛兼等江南士族精英地支持，司馬睿很難立足江南。是故，《晉書·顧榮傳》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群材，共康庶績。顧（榮），紀（瞻），賀（循），薛（兼）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顧榮他們在協助司馬睿政權的同時，也

達到了「將弘祖業，實崇奕世」的目的。而這，也正是二陸當年的夢想。

二陸詩歌喜歡使用「翻飛」一詞：陸機《贈顧令文為宜春令詩五首》其一云：「翻飛名都，宰物于南。」陸機《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六首》其一云：「拊翼負海，翻飛上國。」陸機《贈馮文龍遷斥丘令詩八首》其三云：「有命集止，翻飛自南。」陸雲《贈汲郡太守》其二云：「肇允衡門，翻飛辛朝。」陸雲《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其四云：「于時翻飛，虎嘯江濱。」夏靖《答陸士衡詩》云：「九五翻飛，利見大人。」……翻飛是不言放棄，翻飛是忍辱負重，翻飛是勇往直前。在北方的天空下，在險惡的環境中，陸機兄弟「翻飛」不已，直到生命的終結。讓我們看看《晉書·陸機傳》中記載的陸機生命後期的幾個片斷吧：「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八王之亂已經開始，他依然不想離開北方的舞臺。「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此時，他自比管仲樂毅，何等的自負自信。「機釋戎服，著白哈，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至死他沒有為自己選擇北上和堅持「翻飛」而後悔，甚至他也没有埋怨庸主司馬穎。

然而，「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晉書·陸機傳》）的陸機兄弟並沒有高棲意識。他們非常嚮往隱居山澤的生活，陸機《贈潘尼詩》云：「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陸雲《贈孫顯世詩》云：「雲根可棲，樂此隈岑。」他們思念千里之外的故鄉。陸機的《思親賦》（懷土賦）《思歸賦》（懷土賦）等作品無不抒發自己的桑梓之情。這樣的情感也反映在贈答詩中。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孤獸思故數，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心。……感彼歸途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難以忘懷故鄉，難以忘懷陸氏莊園。陸機《答張士然詩》寫即使徘徊於湖光水色之中也難解思鄉之愁，時刻意識到自己「水鄉土」的角色。陸機的《贈尚書郎顧彥先詩》其二因為有「沈稼湮梁穎，流民沂荊徐」的句子，被人視為關心民生疾苦的作品，結尾處的「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表明在關注民生的同時他也在思鄉。值得一提的是，陸機的《為顧彥先贈婦機兄弟「遊戲」的對象主要是和自己身世相同的東南士族，這些遊戲之作中未嘗沒有寄予二陸本人的思鄉之情。陸機

的《爲顧彦先贈婦二首》其一云：「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其中的「京洛多風塵」寄託了多少辛酸，不是自己親歷就無法向外人道出。

堅持「翻飛」的陸機兄弟是痛苦的，整日讓自己沉醉的顧榮是痛苦的，那麼逃離了官場的張翰是否找到了一條生活幸福，心靈慰安的道路呢？我們不得而知。至少在逃離北方官場之前，張翰也處在痛苦之中。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背井離鄉，跋涉在北方土地上的東南士族們的內心無不充滿了矛盾心態和憂患意識。

三

自古以來，對贈答對象的頌美與思念是贈答詩的基本特徵。有時候，贈答詩被看作一種交際的手段，其中充盈著不動真情的諛美之詞，似乎是一種戴著面具的表演。這樣的情況也存在於西晉贈答詩中，甚至可以說到了西晉時代這種風氣更加熾烈。相對而言，二陸與東南士族贈答詩中的讚美與思念是情真意切的。東南士族群體之間的團結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雙重因素：其一，士族成員在東吳政權中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其二，世家大族之間相互通婚，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親戚關係，「宗姻風從，梯侄雲回」（陸雲《贈顧驛騎詩》），他們之間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其三，他們共同經歷了晉人平吳的戰爭，家族的生命財產和物質利益受到了重創；其四，爲了家族的振興，他們懷抱理想相繼來到洛陽，他們受到了北人的歧視與冷遇。在現實中我們會看到「南金」群體之間相互援引，彼此之間相濡以沫的「階級」情誼，那麼在贈答詩中他們互相頌美，互相思念之情自然同樣真切可信。陸雲《答張士然詩》云：「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所表達出的是東南士族成員們共同的情感體驗。

進入洛陽政權之後，陸機兄弟先後舉薦了許多東南名士。例如，《晉書·賀循傳》載：「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曆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晉書·戴若思傳》載陸機向趙王倫舉薦戴若思云：「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晉書·陸雲傳》云：「（陸）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二陸的努力在東南士人中產生了極大反響。鄭豐《答陸雲·鴛鴦》序文云：「（鴛鴦），美賢也，有賢者二人，雙飛東

嶽，揚輝上京。……然其勞謙接士，吐握待賢，雖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養三千，無以過也。」充分肯定了「陸特別是陸雲在北國「吐握待賢」的功績。

陸機兄弟在贈答詩中熱情的頌揚了東南士族。有對對方志向才情的讚揚：陸機《贈顧令文爲宜春令詩五首》其四云：「比志同契，惟予與子。」陸機《贈顧交趾公眞詩》云：「伐鼓五嶺表，揚旌萬裏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陸雲《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其一云：「知機日難，子達其微。入輔帷幄，出禦千里。」其二云：「何以潤之，德被蒼生。」陸雲《贈顧驃騎詩·有皇》云：「顯允顧生，金聲玉振。」陸雲《答顧秀才詩》其五云：「既邁斯仁，亦迪茲文。藻不雕朴，華不變淳。有斐君子，如珪如璫。」陸雲《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云：「斌斌君子，升堂入室。」還有對方高尚道德的頌美：陸雲《贈顧尚書詩》「行成世則，才爲時生。體道既弘，大德允明。……子有其德，人求其譽。」陸雲《贈顧彥先》其一云：「行該其高，德備其新。」陸機《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六首》其一云：「穆穆君子，明德允迪。」其三云：「爾政既均，爾化既淳。舊汗孔修，德以振人。」陸雲《答顧秀才詩》其二云：「惟是德心，是用閑邪。」陸雲《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云：「忠至寵加，孝至榮集。」與一般贈答詩不同之處在於詩人對贈（答）者出身的看重：陸雲《答孫顯世詩》其七云：「振振孫子，洪族之紀。」陸機《贈顧令文爲宜春令詩五首》云：「齊魯明哲，在彼鴻族。」陸雲《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云：「藹藹洪族，天祿攸蕃。……同時，詩人還時常把贈答的人物比擬爲龍鳳：陸雲《贈鄱陽府君張仲膺詩》其二云「鳳舒其翮，龍濯其鱗。」陸雲《贈顧彥先》其一云：「騰都之駿，龍鳳合塵。」陸雲《贈顧尚書詩》云：「聞天之聰，譬之鵠鳴。天聰既招，我實惟彰。乘風之鳳，眷言朝陽。」

在讚美的同時，也流露出對贈（答）者深切的思念。一陸贈答詩中涉及最多的人物是顧榮，陸機有《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二首》，《爲顧彥先作詩》，《爲顧彥先贈婦二首》，《贈顧彥先詩》六首涉及顧榮，陸雲有《贈顧驃騎後二首》，《贈顧尚書》，《贈顧彥先》，《爲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等八首涉及顧榮。二陸與顧榮同時入洛，情同手足。陸雲書信中多次提到顧榮，其《與楊彥明書》中說：「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陸雲在《贈顧尚書詩》中呼之爲兄長：「于顧尚書，實惟我兄。」自己與顧榮之間「會淺別速，哀以紹欣。追曠同塗，暫和笑言。……載離載會，且歡且憂。感彼遠曠，吝此延娛。樂奏聲哀，言發涕流。」二陸贈答詩中表現東南士族成員之間彼此思念的句子俯拾皆是：陸機《贈顧交趾公眞詩》云：「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陸機《贈顧令文爲宜春令詩五首》其五有「戀妾彼靜

女，此惟我心」之言，把朋友關係比作男女關係。陸雲《答大將軍祭酒顧令文詩》其五云：「企予朔都，非子孰念。」陸雲《贈鄭曼季詩四首》的主旋律就是表現對鄭曼季的強烈思念：《穀風》其一云：「感物興想，念我懷人。」其三云：「嗟我懷人，其居樂潛。」其三云：「嗟我懷人，在津之梁。」其四云：「嗟我懷人，於焉逍遙。……我之思之，言懷其休。」《鳴鶴》其一云：「嗟我懷人，惟馨黍稷。」其二云：「嗟我懷人，啓襟以晞。」其三云：「嗟我懷人，心焉忼愾。」其四云：「嗟我懷人，惟用傷情。」《南衡》其一云：「我之懷矣，休音峻揚。」其二云：「我之懷矣，實爾華宮。」其三云：「我之懷矣，有客來信。」其四云：「我之懷矣，其好纏綿。」其五云：「我之懷矣，在彼北林。」在一組詩中反復出現了這樣多的「懷人」、「懷矣」字樣，還是前所少有的。

部分贈答詩成爲他們之間生死之交的見證，讓我們以孫拯爲例來看，《晉書·陸機傳》曰：「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幸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複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道義無價，情誼無價，千載之下，讀來讓人感動不已。回頭再來讀陸雲的《答孫顯世詩》，可知其中的「振振孫子，洪族之紀。志擬龍濟，德配麟趾。弘義朗節，克明峻軌。」乃着丘林，樂哉河曲。解紱投簪，披褐懷玉。」道俟人行，辭以義輯。和容過表，餘未云執。惠音弘播，清風駿集。」乃是相知之言，肺腑之言。東吳士族之間的精誠團結史書多有記載，據《晉書·陸機傳》載，河橋之役前夕，「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于粹。」陸機遇難之後，「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硃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其爲州裏所痛悼如此。」據《晉書·紀瞻傳》載：「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回於所生。」《史記·趙世家》引諺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紀瞻，孫惠之謂也，真正的交情不會因生死而改變。

回顧贈答詩嬗變的歷史，我們會看到，魏晉是一個贈答詩興盛的時代。建安時代的曹植王粲等人，正始時代的嵇康等人，西晉的傅咸，陸機陸雲兄弟，潘尼等都創作了不少贈答詩。其中多數作品都屬於個人贈答詩，可以被稱爲群體贈答詩的只有鄴下文人集團的贈答詩與西晉東南士族的贈答詩^⑤。群體贈答詩雖然也是兩個士人之間的交流，但它

折射的是一個群體的共同情感，這個群體有相同的志趣和追求，有相似處境和遭遇。鄴下文士們「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龍·明詩》）他們的贈答詩重在表現壯志未酬的英雄情懷。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贈答詩中除了彼此之間的激勵和思念之外，其中流動著一種「怨」情，以曹植作品為例：其《贈徐幹》云：「賈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怨。」其《贈王粲》云：「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其《又贈丁儀王粲》云：「丁生怨在朝，王子歡在營。」這是文士們的政治期望未能實現之時產生的失落感，它具有「怨而不怒」的情感特徵。東南士族群體贈答詩表現了生活在北方社會中的東南士族群體的南人意識和土族意識，以及他們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他們既有建功立業，克振家聲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歸故土的渴望；這個群體之間具有親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階級」情誼。和鄴下文人集團贈答詩的一樣，二陸與東南士族贈答詩具有獨特的詩史價值。雖然不能說這組贈答詩全部屬於優秀作品（毋庸諱言，其中一些作品顯得冗長呆板，缺乏文采），但其中也不乏真情之作，深情之作。

注

- (1) 本文所討論的二陸與東南士族群體之間的贈答詩，起始于太康十年（二八九）二陸入洛之後，終結于太安二年（三〇三）陸機兄弟的遇難之時。陸機的《贈弟士龍詩十首》和陸雲的《答兄平原》「伊我世族」不在這個時間段之內。
- (2) 日本學者佐藤利行《西晉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第31頁。
- (3)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出版。
- (4) 王曉衛《魏晉贈答詩的興盛及當時詩人的交流心態》（《貴州大學學報》二〇〇二年六期）。
- (5) 本文之所以沒有採用佐藤利行《西晉文學研究》中的「南人集團」這一概念，是因為在本人看來所謂「文學集團」應該是一個組織上比較嚴密的團體，並且這個團體應該在領袖人物的組織下開展過多次成員們共同參與的文學創作活動，是故本文沒有使用「集團」這個概念，而選擇了比較寬泛的「群體」一詞。此外，東南士人群體以土族人物為中心，他們自己和時人都很看重這一身份標誌，故本文稱之為「東南士族群體」。

- (6) 本文陸機作品引自金濤聲點校的『陸機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陸雲作品引自黃葵點校的『陸雲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
- (7)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26頁。
- (8) 此處的「階級」與今日所說的「階級」不同，不是指兩個根本對立的社會集團，它與「閱閱」義相近，例如（晉書·張載傳）載張載（權論）云：「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閱閱，碌碌然以取世資。」
- (9) 鄴下文人集團指建安九年（二〇四）曹操攻下鄴城後，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圍的文人集團，建安三二年（二二七）王粲等人一時俱逝，文人集團雲散。